



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《马关条约》签字者李鸿章

春帆楼外：

李鸿章的外交荣辱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

1895 年三月，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，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，马关是他一生中最为伤心之地。

洋务运动搞了近三十年，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；洋人也请了；兵工厂、造铁厂、织布局、同文馆、总理衙门，还有北洋、南洋水师，都搞了，看起来也像模像样，可惜，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，李鸿章也只得承认自己只是个“裱糊匠”，大清朝也不过是“东贴西补”的一间“破屋”罢了。



1886 年 5 月，醇亲王至天津校阅北洋水师，与李鸿章（右一）、善庆留影于海光寺行辕



《马关条约》签字地——日本马关春帆楼

日本“永为中土之患”

1870 年，李鸿章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，上任伊始即卷入中日交涉。当时日本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前来与中国订约通商，李鸿章会见后即向朝廷上折，其中称：“日本近在肘腋，永为中土之患。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，广购机器兵船，仿制枪炮铁路，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艺，其志固欲自强与御侮，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，笼络之或为我用，拒绝之则必为我仇。”警惕之心，溢于言表。

4 年后，日本又因朝鲜是否独立国问题来华交涉，这次的外交代表是仅 30 岁的森有礼。森有礼早年留学英国，后在美国做过三年钦差，这次的会面，让李鸿章感到十分不悦。会谈中，李鸿章问：“中西学问如何？”森有礼答：“西国所学十分有用，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，其余七分仍系旧样，已无用了。”李问：“日本西学有七分否？”森答：“五分尚没有。”李问：“日本衣冠都变了，怎说没有五分？”

谈到国际条约时，森有礼说：“据我看来，和约没甚用处。”李听后颇有些震动，说：“两国和好，全凭条约，如何没用？”森答：“和约

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；至国家举事，只看谁强，不必尽依著条约。”谈到朝鲜问题时，森有礼说：“以后恐不免要打仗。”李鸿章说：“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，若开起仗来，高丽系中国属国，你既显违条约，中国怎样处置？我们一洲自生疑衅，岂不被欧罗巴笑话？”森答：“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。”李问：“为甚么要给他笑？”森答：“这也没法，日本百姓要去打仗，恐国家止不住。”

事后，李鸿章以长者姿态写了“徒伤和气，毫无利益”的八字忠告送给森有礼，但经过这些年与日本人所打的交道，李鸿章看出日本“其志不小，故敢称雄东土，藐视中国，有窥犯台湾之举。泰西虽强，尚在七万里之外，日本则近在户闼，伺我虚实，诚为中国永久大患。”

为此，李鸿章请求朝廷力行自强新政，向西方学习，若不及时变通，“则战守皆不足恃，而和亦不可久也。”不幸的是，朝廷上下为积习所禁锢，二十余年光阴虚掷，李鸿章的预言最终成为可悲的现实。

场内折争，场外遇刺

三月十九日，李鸿章一行人抵达日本马关，次日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，互勘敕书开始谈判。春帆楼为当地名胜，当时修葺一新，日方准备非常充分，并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人亲自主持谈判。

1885 年，李鸿章即与伊藤博文打过交道，当时因清军在朝鲜平叛并伤及日人，但那次因中方已控制局势，伊藤博文未能讨得便宜，反而在会场上领教了李鸿章的盛气凌人之态。这次就不同了，日方在战争中大获全胜，李鸿章作为失败国代表，难免低声下气，受制于人。

为缓和气氛，李鸿章开诚布公地说：“你我东亚两国，最为邻近，同文同种，今暂时相争，总以永好为事。如寻仇不已，则有害于华者，也未必于有益贵国也。试观欧洲各国，练兵虽强，不轻起衅，我中东既在同洲，亦当效法欧洲。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，应力维亚洲大局，永结和好，庶我亚洲黄种之民，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。”

想起之前忍气吞声的受辱经过，伊藤博文不免心中冷笑，表面却说：“十年前在天津时，敝人曾向中堂进言，贵国之现状，实有改进之必要。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，不图改进，以至今日，实深感遗憾。”

李鸿章叹道：“我国之事，囿于习俗，未能如愿以偿。今转瞬十年，依然如故，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。贵国兵将，悉照西法训练，甚精；各项政治，日新月异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，也深知我国必须改变方能自立。”

第一次谈判中，尽管李鸿章想尽力表现出恢宏的气度，但作为战败者，仍难以掩盖尴尬艰难的处境。事后，陆奥宗光评论说：“李鸿章高谈阔论，目的不过是想借此博取同情，间用冷嘲热讽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罢了。”

第二次谈判中，伊藤博文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（日军占领大沽、天津、山海关三地为质），并限三天内做出答复。李鸿章听后连呼：“过苛，过苛！”和朝廷商议后，李鸿章决定搁置停战问题而先谈议和条款，而这正是日方的用意所在。

这时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。二十四日下午，李鸿章乘轿返回引接寺时，一名日本壮汉暴起跃出，直奔轿前行刺，李鸿章顿时满脸是血，回旅馆后不省人事。

李鸿章的被刺令国际舆论一片哗然，欧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并表示不能坐视。被动之下，伊藤博文勃然大怒，咆哮说“宁将自己枪击，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”，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“该匪罔顾国家大计”。最后天皇也被惊动，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，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。

由于自己理亏和担心列强干涉，日本决定放弃踞地为质的要求，实行无条件停战。四月二日，日方出示和约底稿，并限三日内答复。其和约底稿内容包括：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；将盛京省南部地方、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日本；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白银；开顺天府、沙市、湘潭、重庆、梧州、苏州、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。

几经折争，日方坚不松口，伤势未愈的李鸿章考虑到事态严重，不得不强起亲自与会。会谈中，伊藤博文假意慰问几句，便说：“中堂见我此次节略，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。”李鸿章说：“难道不准分辨？”伊藤博文说：“只管辩论。但不能减少。”谈到台湾问题，伊藤博文急吼吼地表示：“换约后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办理台湾交接。”李鸿章说：“台湾已是口中之物，何必如此着急？”伊藤博文恬不知耻地答道：“尚未下咽，饥甚！”

最后议定的《马关条约》内容如下：一、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；二、中国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；三、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，作为赔偿军费；四、开放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为商埠，日本臣民可在各口岸自由通商设厂。

春帆楼外，冷雨萧萧。最后一次谈判的时间长达五个小时，李鸿章说得口干舌燥，但日方丝毫不肯让步。晚上七点半谈判结束，李鸿章走出春帆楼时，已是无边的黑夜。千古骂名，岂能得脱？

不过是个裱糊匠

光绪十九年也就是甲午前一年(1893 年)，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、擢文华殿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，这年又正值李鸿章七十寿辰，慈禧太后赐“调鼎凝厘”匾额，并亲笔书写寿联“栋梁华夏资良辅，带砺河山锡大年”，人臣礼遇，莫过于此。此时的李鸿章，真可谓红极一时，风光无限，达到了人生事业与声誉的最巅峰。

仅过了两年，李鸿章便从权力与声誉的顶峰上跌落下来，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。回国后，李鸿章心里清楚，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一旦签订，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“七十老翁，蒙汉奸之恶名，几有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之势。”

被罢职后，李鸿章搬到北京贤良寺暂住，一时门生四散，故旧避之唯恐不及。在“门庭冷落鞍马稀”的寂寥中，李鸿章说过这么几句话，抒发他心中的愤懑：“十年以来，文娛武嬉，酝成此变。平日讲求武备，辄以铺张靡费为疑，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。一旦有事，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，轻于一掷，遂至一发不可复收。”

又一年后，李鸿章访问欧洲，德国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曾在会面中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，李鸿章听后惘然叹道：“与妇人孺子共事，亦不得已矣！”眼见“中兴”大业就此沦落，李鸿章也只能暗自叹息：“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，就是练兵和海军。如今看来，都是些纸糊的老虎，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，不过勉强涂饰，虚有其表。不揭破，犹可敷衍一时。如一间破屋，由裱糊匠东补西贴，居然成一净室。即有小小风雨，打成几个窟窿，随时补葺，亦可支吾对付，乃必欲徒手扯破，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，何种改造方式，自然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，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？”

诚然！洋务运动搞了近三十年，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；洋人也请了；兵工厂、造铁厂、织布局、同文馆、总理衙门，还有北洋、南洋水师，都搞了，看起来也像模像样，可惜，那只是中看不中用的“纸老虎”而已。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，李鸿章也只得承认自己只是个“裱糊匠”，大清朝也不过是“东贴西补”的一间“破屋”罢了。由此，戊戌变法也就开始酝酿起来了。